

兰景林 著

真光

作家出版社

真境

兰景林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凶/兰景林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2. 4

ISBN 7 - 5063 - 2341 - 9

I. 真… II. 兰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9895 号

真 凶

作者: 兰景林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

特约编辑: 贾志明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420 千

印张: 1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341 - 9/I · 2325

定价: 24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兰景林

作者小传

兰景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黑龙江省公安厅政治部宣传处干部。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余万字，其中报告文学集2部，长篇小说3部，电视连续剧1部。先后15次获省及全国文学创作奖。长篇小说《探长》获第五届全国公安“金盾文学工程奖”。

伐木工手中的油锯在山林中嘶鸣，
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满载着原木在山峡谷中驰骋，
一层层地球绿色的远古外衣呀！
正在被无情地剥去，
这承载着万物生灵的方舟已经露背袒胸。
随之而来的，
还有洪水、瘟疫、沙尘暴和飓风……
终于，发现原始森林已是新闻，
百年大树也成了招揽游人的风景。
最可怜的是那些山林中的动物，
连兽中之王的猛虎，
也不得不离开了亘古以来的栖身之地，
走出山林，走进平原，
对着曾经叱咤风云的山林家园，
发出焦急渴盼的吼声，
哪怕冻死，饿死，渴死，
也在企望着终有一天，
会在自己的天地里一展雄风。
.....

作者自题

作家出版社

公安形像、公安题材

作品系列





封面设计：张晓光

目 录

上 部

第 一 章	杀戮·····	3
第 二 章	情之殇 ·····	27
第 三 章	山重水复 ·····	51
第 四 章	初露狰狞 ·····	71
第 五 章	国事家事 ·····	94
第 六 章	灭口·····	128
第 七 章	陷阱·····	147
第 八 章	天地良心·····	174
第 九 章	僵局·····	186

中 部

第 十 章	黑白地带·····	209
第 十 一 章	去者与留者·····	236
第 十 二 章	邂逅与绝望·····	247

第十三章	囚虎	265
第十四章	岔道	281
第十五章	影响	297
第十六章	解救	308
第十七章	祸从天降	332

下 部

第十八章	忍辱负重	351
第十九章	熏微	370
第二十章	玉陨香消	378
第二十一章	漫漫诉讼路	398
第二十二章	牢狱之灾	419
第二十三章	釜底抽薪	430
第二十四章	审判	451
第二十五章	终审	464
尾 声		472
后 记		474

上 部

第一章 杀戮

1

每到临近阳历年的时候，公安机关的事儿就越来越多，因为阳历年、旧历年和元宵节三个节日相距得十分近，基本上是你来我走。而且，在老百姓的心目中，这三个节日又都比任何节日重要，都想太平平地度过这三个节日，所以，如何维护好这三个节日的治安，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也就显得比较重要。按照惯例，市里早就下发了关于加强“三节”治安的有关通知，市公安局也就如何搞好这一时期的治安稳定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，其中一个重要的措施是，各单位必须加大值班值宿人员的力量，明确要求各单位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晚上必须保证两人参加值班值宿，而且两个人中，必须有一个是带“长”的。

松江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队长孙炜今天值班，和他一起值班的叫于明辉，是个三年前从省警校毕业分配来的高材生。于明辉一米八十的个儿头，一张白皙俊俏的脸，还有一双透着刚毅和智慧的大眼睛。看到于明辉这派头，没人会相信他和刑警能有什么联系，倒总会产生这可能是哪部片子中的男主角的感觉。而且，谁也不会想到的是，就这样一个典型的东方美男子，在凶狠残暴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刀枪之下，眼都不眨，因而屡建奇功的刑警，却始终处理不好与妻子的关系，经常与妻子发生无休无止的争吵，甚至大动干戈。队里的人经

常可以看见，他的脸上、手上被妻子抓得一道道血口子。起初，刚和妻子结婚那阵子，他还有些怕羞，撒谎说是自己不小心磕的碰的，但时间一长，大家就不相信了，他也知道再撒这样的谎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所以就实话实说，也没什么不好意思，大家对他的这种现象也习以为常，时间长了，如果发现他的脸上没有了新的伤痕，反而觉得有些不正常了，便会有人提醒他说：“你得注意了，我看你这肉皮子有点紧了。”队里的人敢拿于明辉经常挨妻子的抓开玩笑，却不敢拿他妻子生活作风上的事情开玩笑，虽然他们基本都知道，于明辉的妻子与他人有染，于明辉除了公安局给他发的一顶大檐帽外，妻子还给他戴着一顶“绿帽子”，但大家却从来没人敢提这个茬儿，一则这种玩笑太伤人心；二则，他们也知道，如果于明辉真的知道大家已经都知道了这件事情，说不定会做出什么来。

于明辉之所以遇到了这么多不顺心的事，大家认为，完全是因为他的母亲太爱攀高结贵，给他找了个副市长的女儿当媳妇。于明辉对此也不否认。

孙炜和于明辉夜间在刑警队值班时喜欢坐在一起下棋，而且，他们不玩通常大家都玩的象棋，而玩那种现在很少有人玩的军棋。军棋看似简单，可下好了也不容易。客观地说，二人棋艺水平相当，基本是今天你棋运好一些就赢了我，明天我棋运好一些就赢了你，对此，二人都心知肚明，可问题也就出在了这里，由于二人棋艺相当，彼此不服气，总觉得有朝一日自己会赢了对方。尤其是如果出现哪一方棋运过好，连续赢了对方几盘，那事情就难办了，另一方会不依不饶地缠住另一方，进行连续作战，短则坐在棋盘前十盘八盘不让你动地方，长则一宿两宿不让你回家，直到将你杀败。而且杀到激烈时，不免会有尖酸言语助阵，彼此相互嘲笑对方，孙炜经常嘲笑对方的话是：“你这警校高材生从棋艺上可是没有反映出来高到哪儿。”于明辉经常嘲笑孙炜的话是：“你这刑警队长破案称得上是个专家，可下棋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”有时，甚至会出现当即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，而第二天则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。

今天，本来是孙炜和另一个小民警值班，没于明辉什么事儿，可

于明辉上次输给了孙炜一盘，总没找着机会扳回这一局，今天一看见是孙炜值班，觉得是到了报前几天输棋一箭之仇的时候了，所以就那个民警说自己有个案子晚上需要和孙炜好好研究一下，和那民警串了一个班，因此得以留下来。现如今好多地方的刑警侦察工作实行探组制，即两个人以上为一组，专门负责某个案件的侦察工作，有农民承包责任田的意思。按照自愿选择，孙炜和于明辉一拍即合，俩人组成了一个探组，成了习惯上说的搭档，所以，那个小民警对于于明辉说的并不怀疑，高高兴兴地走人了。小民警一走，于明辉和孙炜还真的研究了一下他们手里正在侦察的几个案子，到了十点多钟，俩人看看不会有什么事情了，便把棋盘摆上了，拉开了对弈的架势。可是，他们还没有下上一盘，就听见刑警队的大门猛地被人推开，紧接着走廊里响起急促的、由远而近的脚步声。一听到这声音，孙炜就知道可能有人来报案了。他瞅瞅于明辉，自言自语，“哎，看来有些人想复仇是没机会了。”于明辉没听见孙炜的话，只顾看着棋盘，眼下的棋势对他十分有利，他在想着该尽快地结束战斗，赢了孙炜这盘棋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气喘吁吁、连门也没来得及敲一下，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进来。

“我……我是来报案的，你们快去吧，有一伙人要把我们歌厅的一个小姐给强行带走，我们老板说他们不听，让我赶快来找你们。”来说。

“不是你们老板故意送给人家的吧？”孙炜不紧不慢地问，因为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。

“这……哪能呢，如果那样，他还能让我来报案？”来说。

孙炜一想也对，便推开了眼前的棋盘，站起身，冲着于明辉说：“我说你今天没有复仇的机会了，是不是，还看什么，走吧！”

于明辉仍有点恋恋不舍地看着棋盘，但身体也忙站了起来，说：“好饭不怕晚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

孙炜笑笑，掏出枪，习惯地把枪的保险打开，子弹上膛。于明辉也如此这般。

二人和那个来报案的小伙子一起来到了刑警队的门外。

于明辉紧走几步，来到一台已经锈迹斑斑的吉普车前，上了车子。

孙炜和那个报案的人也相继上了车子。

于明辉把车钥匙插在锁孔里使劲转动起来，但车子只是狐假虎威地叫唤了几声，而后就灭火了。

于明辉使劲用手拍了几下方向盘，气咻咻地说：“看看吧，这就是跨世纪人民公安使用的追捕犯罪分子的交通工具。”接着又转动了几下车钥匙，车子仍是无病呻吟地吭吭两声，熄火了。

于明辉扭过头来，冲着孙炜说：“队长大人，看来又得劳您大驾了，下车推推吧！”

孙炜苦笑了一下，下了车。那个报案的小伙子也赶快知趣地下了车，和孙炜一起来到车后，帮孙炜推车。

孙炜和那小伙子一齐用力，把车子推走动起来。

于明辉坐在驾驶室里手脚并用，一阵紧忙活，吉普车才“突突突”地一阵炫耀，终于发动了起来。

孙炜和报案的小伙子上了车，于明辉手握着方向盘等着什么。

孙炜一看，有点急了，说：“还等什么，快走哇！”

于明辉没好气地说：“走？往哪儿走？他还没告诉我们他家门冲哪儿开呢！”

孙炜这才想起小伙子只说了案子，而没有说什么地方发了案子，于是便急急地问：“对呀！你们歌厅叫什么名字？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啊，叫忘情歌厅，在顺和路 85 号。”小伙子说。

小伙子的话音未落，于明辉已经加上油门，车子忽地一下向前蹿去了。

.....

孙炜等人的车子离忘情歌厅一百多米远的时候，就已经看见歌厅门前围着一群人了。离得更近一些时，坐在前面的孙炜已经清楚地看见，有个年轻的姑娘被两个强壮的男人架着两只胳膊，正在往停在一边的一台高档轿车跟前拖，还有一个男人正在和歌厅的老板争吵着什么。

孙炜想去看那台车的车牌号，却发现那车挂车牌子的地方贴着一张对联的横批，上写四个字：一路平安，车号正好被遮了个严严实实。

“快，加快速度，鸣警笛。”孙炜说。

于明辉猛踩油门，同时拉响了警笛。

孙炜原以为警笛一响，这伙人会停止把那可怜的姑娘给绑走，可没有想到，那两个架着姑娘的家伙一听到警笛，居然分别抓着那姑娘的手和脚，像拎一只待宰的羊一样，把那姑娘飞快地塞进了车子，同时他们也上了车子。那个与老板争吵的男人也不再和老板争吵，几步蹿到车子跟前，拉开车门，坐在驾驶位置上，迅速发动起了车子，正好赶在孙炜的车子停下，孙炜等跳下车门那一刻，高档轿车忽地向前蹿去，转眼就钻进了一条窄窄的巷道。

于明辉掏出枪来，想冲着逃走的车子射击，孙炜一下拉住他的手，叫道：“不许开枪，路上人太多。上车给我追。”

于明辉赶紧上车，和孙炜一齐驾车向着那台高档轿车逃走的方向追去。可是，那伙人驾驶的是高档奥迪轿车，而他们驾驶的是破旧的京吉普，哪里追得上？他们只是在那条巷道里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撵了一会儿，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车载着那个姑娘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第二天，忘情歌厅老板神情沮丧地来到刑警队，告诉孙炜说，那个姑娘已经被那伙人给放回来了，但她整整被那伙人争先恐后地蹂躏强暴了一夜，一根小手指在与犯罪分子反抗时被扭断，两只乳房被那伙人用针扎得血肉模糊，阴道里至今还残留着一些铁屑、木渣之类的东西，现人正在医院救治。之后，这位老板不停地叨咕着这样一句话：“你们的车再快一步他们就不会把人给绑走了，再快一步就行，哎！”直到坐在一边的于明辉说了这样一句：“你来怪我们，我们怪谁？上边没钱给配好车，你们只顾挣钱，也不想想出点血，给我们做点贡献，赠送我们一台车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”

孙炜听了，本来想自己亲自前往医院去询问这个姑娘，但一联想到这可怜的姑娘神态，就不忍心去了，所以就叫于明辉带一名侦察员